耿小的著

愛河驚濤

（原名七巧圖）

愛河驚濤

耿小的著

（原名七巧圖）

北京興記書局發行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愛河驚濤

（目錄）

第一回　爆竹一聲響
第二回　新符換舊符
第三回　探春
第四回　榴花耀眼
第五回　追弔屈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第一回　爆竹一聲響

小說的開頭，是在一個冬天，將過了陽歷年，而陰歷年還未到的當兒，有錢就生在中國，陽歷年領了雙薪，陰歷年再着急。別看着急，人們還是偏愛過陰歷年。學校都在陰歷年放好幾個禮拜的假，陽歷年才放一天假，還佔上半天團拜去，真沒勁，在西城靠着大街的一條胡同裏，有一家住戶姓劉，家裏人口是很簡單，一對老夫婦和一對小夫婦，老頭兒是銀行裏的課長，也是個老留學生了。少爺在大學剛剛畢業，老頭子薦到海關上作事。少奶奶是個舊式家庭的姑娘，可是打扮得却很摩登，不過老實忸怩而已，小姐却很大方而活潑，還在大學裏讀書。思想行爲，全很新穎，眞是一位超時代的姑娘了。老太太非常寵愛，所以她很任性，不過因爲受了相當的智識，所以她却會用自己的理智來壓制自己的感情。她的一舉一動，都令人感到適怡。她是辣裏有一種甜啊！嫂嫂老實，時常受她的窘，可是她們的感情非常的好，因爲她是很天眞的呀！她叫劉省薇，自己給自己起了一個號，叫「臥薪」，這兩個字，一來正好和她的名字，二來也是表示她的志向。她是一個富於理智的姑娘。然而富於理智的才越有感情。她有時非常驕傲，有時又非常甜美。即或她生氣的時候，也往往被她那美麗的容貌，甜蜜的風情所遮，而人也不覺得她在惱怒。她有一種玩世不恭的心情，一種豪爽的天眞的心情，而同是表現着一種端莊的嚴肅的容顏，令人見了，只覺得她偉大，安祥，而又

有點辣。又要愛她，又要怕她。人們的智慧和魄力，本全建築在金錢上的，她們有錢，她可任她的意思去作一些別人不敢作的事，她很有思想，而且還很用功，功課在學校裏也是第名。眞是，好處都叫她佔了。她家的西院，有一個花園子，裏面有三間花廳，沒有人住，子也閒廢着，到春夏的時候，劉省薇便把在學校學來的園植學利用來種些花草。老爺整天在家，在家也無心去到花園走走。回來就疲乏得很，躺在電話耳機旁邊的床上，心裏想着債的行市。所以花園子裏非常清靜。在冬天時候，小姐一溜冰，花園裏簡直更沒人去了。近，這花園住着一位教授。這位青年教授，極好清靜，願意找一個極靜的地方住，而從事作。他們對於這位青年教授，也是久已聞名的，所以很樂意的把花園的正花廳給他住了。授姓鄭叫鄭幕山。他是個很拘謹的青年，而心地是非常仁愛，仁者樂山，所以他的署名便叫幕山，他說晚山尤美。他的作品，多是同情一般弱小的女性，所以女性們都以爲他是個言情老手，其實他却是個不善辭令，見人就臉紅的老實人啊！鄭幕山在朝慕女中担任功課，每早晨出去，晚上回來，規規矩矩的。她還沒有結婚，人家問她，他便笑而不言，有人說他失過戀，有人說他專門要努力他的藝術，他對於這些話，也從不辯白，也從不認可。這天從學校回來，進到自己屋裏，看見桌上放着一封信，他便拿了起來，方要折開看，一看封上寫着劉省薇的名字，他想，這是寄給劉小姐的，爲什麼放在我的桌上？其實是女僕趙媽的，她剛由外邊回來的時候，一個郵差把這封信給了她，她以爲是給鄭先生的呢，便放在鄭幕

山的桌上了。鄭慕山看了半天，把趙媽叫來道：「這是裏院劉小姐的，你給她送去吧！」趙媽接了過來，走去交給劉家的女僕李媽了，說：「我們老爺說是給您這兒小姐的。」李媽便遞給劉省微道：「小姐，這是那院鄭先生給您的。」劉省微接過來一看，是給自己的一封信，裏面似乎還很厚，她莫明其妙了，她本來對於鄭慕山是很敬仰的，她有時也覺鄭慕山老實得可愛。她接到這封信，心裏一跳，剛要折開看，猛然又想起來道：「不，我不能接他的信的，我不能叫他輕看了我。」繼而又一想，「他是眞的愛我了嗎？」她拿看信略一顫抖，忽而又自言自語道：「不，我不能這樣自輕呀！」想罷便又交給李媽道：「你把這封信給鄭先生退回去，你就說劉小姐不收。」李媽去了，又把信交給趙媽說道：「我們小姐不收。」趙媽莫明其妙，又拿回來遞給鄭慕山道：「老爺，那院劉小姐不收，叫退給您。」鄭慕山接過來，有點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惱，他看着信發怔，他想：「也許是劉小姐接到別人的信，裏面提到我，所以拿來給我看，可是這信還沒有折開，如何知道裏頭說的是什麼？」他又翻過來看看後面。後面封得很緊，因爲是個洋信皮，在那封着的地方，還貼着郵票，非常堅固。他眞不知劉小姐是什麼意思，有心叫趙媽再去問問，又恐怕反而招人家厭煩。把信放在桌上，自己在屋裏來回的走，總也想不出爲什麼這信必需給我看。望了望那封信，心要想折開看看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可是又一想，折看人家的信，總是不好的，先擱着吧。鄭慕山有個毛病，能够爲一點小事用半天的腦筋來想。好容易才把這個問題放下，忽然趙媽說：「劉小姐來

了，」鄭慕山一聽劉小姐來了，不覺又是一怔，但是他想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了，遂讓道：「請進來！」劉省薇走了進來，她穿着高跟鞋，戴着沒有框兒眼鏡，那麼美麗嫵媚。鄭慕山覺得有點自慚形穢。劉省薇道：「對不住鄭先生！」鄭慕山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可是他不知道是怎麼對不住。劉省薇道：「因爲我不明白鄭先生的意思。」鄭慕山道：「我也不明白小姐的意思。」劉省薇道：「我的意思嗎？我以爲無論什麼人，只見兩三次面，是不會了解一個人的吧。」鄭慕山道：「是的，我也這樣想。」這時趙媽把茶端上來道：「呦，小姐怎麼站着？您到是坐下呀，」鄭慕山這時才想起來還沒讓坐，於是又讓坐道：「請坐！請坐！」他們落了坐，鄭慕山想說什麼，可是又不知說什麼好。劉省薇却是滔滔不絕，那口才是眞好，那聲音是眞悅耳。鄭慕山雖然有點耳不暇給，可是聽着她說，是怪舒服的。他沒有說話，也沒有說話的工夫，他只是腦筋裏想着。人家說一句話，他便想着這句話的意思，然後再想怎法回答，可是還沒有答出來，人家又說出別的去了。她只是腦筋裏回答了人家。所以人家要是說了十句話，他只得聽清楚五句，至少有兩三句進到耳朵裏而沒有經過腦府，馬上又忘了，或是根本沒聽着。後來聽見劉省薇說：「是不是鄭先生？」鄭慕山道：「啊啊！」他也不知什麼是不是。他見劉省薇不說了，於是他道：「劉小姐，那那封信……」劉省薇忙道：「哦，那封信，實在對不住，我想我們能够見面，什麼都可談的，幹什麼要寫信呢？」鄭慕山莫明其妙道：「寫信？是的，我也覺得寫信幹麼呢？，可是，寫信幹什麼呢？」他皺了皺眉

劉省薇笑道：「鄭先生大概會生氣我的話吧？」鄭慕山道：「不，我不生氣，不過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。」劉省薇笑道：「鄭先生眞會說笑話，鄭先生這樣聰明，誰不知道呢，以赫赫大名的大作家自己說這話，多麼有意思呀！」鄭慕山越發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，他笑了笑，可是馬上又覺得笑得不大得勁，眉頭又皺起來。劉省薇道：「鄭先生很忙嗎？」她想轉到別的問題上去。鄭慕山道：「沒有什麼事。」劉省薇道：「您平日寫小說有沒有模特兒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沒有的。眞奇怪，許多看小說的讀者們，都喜歡這樣問作者，並且他們也總是這樣猜着，有時硬說某角色寫的是誰，某地方是寫的是某處。這完全是讀者的神秘過敏。譬如，小說裏寫一個姓何的，讀者便猜我寫的姓張的，小說要是寫姓張的呢，讀者又猜是姓李的，我寫小說不願意躲避現實，總是拿現生活作材料，於是許多人便以爲我寫的一定有模特兒。其實是不對的。」他要是談到他的本行，他是口若懸河的說起來。劉省薇道：「既然沒有模特兒，但是鄭先生是不是見過這樣的人呢？」鄭慕山道：「見過，不但我見過，並且人人都見過。因爲人人都見過，所以才會疑我這小說寫的是誰了。」劉省薇說道：「我問您，有沒有一見面便有了愛情的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有是有的，可是那樣的愛是不堅固的。那只是愛而已矣，沒有情的，情字是由時間積起來才有的。戀愛日子越久，失戀的時候越痛苦，那便是因爲有了情的緣故。」劉省薇道：「有沒有先有情而後才愛的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有的。由情生出來的愛，那是眞正的愛。譬如師生，表兄妹，長工和主婦的愛，他們都是先有的感情而後才有

的愛。這種愛是不大容易轉移的。可是我先聲明，我這是比方而已。並不是提倡師生等戀愛的。」劉省薇笑道：「鄭先生的高足，一定也有感情很好的吧？」鄭慕山遲遲的道：「感情是有的。」劉省薇笑道：「您是不承認有愛情的了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是的。」劉省薇道：「那麼您的作品爲什麼寫得那樣入微和身臨其境似的？」鄭慕山道：「這，這，」他答不出來了，有點彆扭，劉省薇站起來道：「今天眞使我高興，能和您談了這許多話，您歇着吧，我該回去了。」鄭慕山也站起來，拿着那封信道：「我還有件事不大明白，這封信是……」劉省薇一看這信又拿出來，她不由想道：「他眞是書呆子！我退回來，他還不明白嗎？難道非要叫我說明白了嗎？」她剛想到這裏，一看鄭慕山手裏的信，後面貼着郵票，不由奇怪了，她立刻省悟是從外邊寄來的了，大概老媽子不識字，遞到他的手裏，他給我送來，我又退回了他，不怨得他不明白呢。想吧，自己也笑了，連忙把信接過來，打開一看，可不是姑母的信麼，是從天津寄來的。她不由笑道：「眞是對不住鄭先生，這大概是老媽子不識字，遞到您的手裏，我還以爲是……」鄭慕山道：「您以爲是我寫的嗎？」劉省薇笑道：「這眞是我的錯誤。」鄭慕山道：「我似乎還沒有那樣的荒唐吧。您再坐一坐吧！」劉省薇道：「不，明天再見吧。」說着便笑了起來，鄭慕山也跟着笑，後來覺得笑仍不大合適，忙又止住了。劉省薇道：「再見！」說着便跳出門去跑了。鄭慕山這時覺得這位小姐眞是馬虎，假如不是她那襟的美麗，無論什麼人要以爲失禮了。他愛她的美麗，愛她的活潑，愛她的天眞。情不覺油然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而生，可是他知道她不會愛一個書呆子的，一個書呆子也不配來愛她。第二天，剛出大門，忽然後面有人叫；「鄭先生，早安！」他回頭一看，是劉省薇，便也把帽子摘了一下道：「早安，劉小姐，」劉省薇道：「鄭先生上課嗎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是的，」劉省薇道：「我們一路走走好嗎？我也是上學校的，正好由您那學校門口兒經過。」鄭慕山道：「好，早晨散步上學，也是很有益的。」劉省薇道：「是，我也喜歡散步的，不過我散步總喜歡有個伴兒，一個人就懶得走了。」鄭慕山不知怎麼答她這句才好，想了想說道：「一個人散步也是很有益的。」劉省薇笑了笑道：「昨天鄭先生說師生可以戀愛，鄭先生一定是過來人吧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沒有，絕沒有。」劉省薇道：「有沒有沒關係，鄭先生和必這麼諱莫如深似的？」鄭慕山道：「實在沒有。」劉省薇道：「鄭先生以前一定有過經驗。」鄭慕山道：「什麼經驗？」劉省薇道：「戀愛經驗。」鄭慕山覺得她總是談戀愛的事，不知她是什麼意思。可是又不好意和她談，遂道：「也沒有。」劉省薇道：「眞沒有嗎？」鄭慕山道：「眞沒有。將來也許有。」劉省薇笑道：「將來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是的。」劉省薇道：「將來是多久？」鄭慕山道：「誰知道。也許是最近的將來。」他是隨便一說，被劉省薇問得沒法答了只好這樣說，劉省薇道：「最近的將來？難道鄭先生現在已經有了意中人。」鄭慕山看了她一眼道：「是的，已經有了一位。」劉省薇道：「嘔。」她有點不那麼快活了，但勉强作笑容道：「我可以知道是誰嗎？」鄭慕山道：「不可以。」劉省薇道：「因爲什麼？」鄭慕山道：「因爲還沒

有成熟，將來自會知道了。」劉省薇道：「怎麼不成熟呢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我還不知道她愛我不愛我。」劉省薇笑道：「那不是距離着很遠了嗎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我已經愛了她了。」劉省薇道：「是嗎？她是什麼樣兒。」女人總是喜歡打聽別人的情人是什麼樣兒。鄭慕山道：「她，將來再告訴您吧。不過我可以告訴您，她是非常美麗而且活潑的。」劉省薇有點不高興了，她想世界上還會有許多比她美麗而活潑的，眞是豈有此理。可是她想道：「她們雖然美麗活潑，但未必有我這樣思想吧！」她問道：「她是那個學校的？」鄭慕山道：「一切的一切？都在將來告訴您，現在恕我不能說，如果說了將來不成功，豈不是很難看嗎？將來成功後，不用告訴您，您也會知道了。」劉省薇聽了，便默想着鄭慕山這位情人的樣子和一切舉動的言語，她竟給假定一位情人來，其實鄭慕山這位情人還在虛無飄渺之中呢。他們走了多時，快到朝華女中了，鄭慕山怕和她一同走，叫學生看見，一定要說許多趣話。可是劉省薇却仍是挨近了他一同走。鄭慕山道：「劉小姐累了吧，我可以給您雇輛車。」劉省薇道：「不，我沒有多遠就到了，散步原是有益的。」鄭慕山沒有辦法。這時有幾個學生携着書包上學，有的騎着車，有的步行，也看了不禁心裏暗想：「這些女孩子們多麼可愛呀！這樣冷的天氣，從溫暖的被窩裡爬出來，抗着寒風上學，她們沒有一點不高興的樣子，沒有一點畏難的神氣，她們是眞可愛啊，她們才是中國未來的主人翁，沒錢的這樣刻苦用功是很難得了，有錢的也負苦求學，尤是難得。這些女孩子們，難道她們不知道兩個小臉蛋兒上，像針

刺一般的痛嗎？這一清早，寒冷的清晨，只是學生合工人的天下了，她們眞可愛啊！」鄭慕山一邊走一邊想，劉省薇道：「鄭先生在想什麼？」鄭慕山道：「這樣冷的天氣，我看着這一羣孩子們，又可憐，又可愛。我覺得她們冒着寒凉起得這樣早，已經是很委曲她們了，還要給她們許多功課念，嚴厲的考試來叫她們開夜車。我們拿那一般遊手好閒，晏起偷安的青年男子來比一比她們，那是應當多麼慚愧呀！」劉省薇道：「鄭先生倒眞是同情於女人的，可是社會上呪罵女人總是那麼多。這有什麼辦法。」他們正說着，有幾個女生見鄭先生同一個好看女人走着，便全站在門口兒等着。鄭慕山一看她們在門前等着自己，不免有點窘態，學生裏面，由老遠就喊，「鄭先生，早安！」鄭慕山便和她們點頭爲禮。她們說：「鄭先生今天同着一位女的來了。」有的說：「大概咱們學校又聘了新教員。」有的說：「那是我們的鄭師母吧！」她們說了這些話，鄭慕山全聽見了，他想劉省薇一定也聽見的，他很覺得不好意思的，可是劉省薇却還大方的走，而臉上却浮上一層愉快而含羞的顏色。走到門前，那些學生便全把眼光注射到劉省薇的身上，劉省薇得意的一笑，和鄭慕山點了點頭，獨自走去了。鄭慕山被一羣學生擁進校門，問長問短，鄭慕山也不知答什麼好。到了上課，學生又全直問那個好看的女人是誰，是不是好朋友？鄭慕山道：「不要瞎說了，你們這樣思想不大好的。男女如果走在一起便是情侶，這便是錯誤了。將來也許變成情侶，可是在走着的時候。未必是情侶吧。」學生道：「不管是將來，還是現在，反正是好朋友才走到一塊兒。」鄭慕山道

：「你們的知識還不健全，不要這樣談這些問題吧。」學生道：「談戀愛是不是要有經驗呢？」鄭幕山笑道：「戀愛和結婚一個樣，一生只應有一次，自稱有經驗的，那還是沒經驗，他們所經驗的，不是眞正的戀愛，不能當作人生的一種經驗，戀愛是自然的，不知不覺的就生了愛。如果對人說自己現在要戀愛了，那便是笑話。一般中學生們，對於戀愛，都有了一種好奇心，拿着這個好奇心想去找個對象戀愛試試，這是不對的，戀愛這事，不是輕易嘗試的，不然是容易找苦惱。」學生道：「那麼鄭先生不是有經驗的嗎？」鄭幕山道：「誰說我有經驗？」學生道：「您的小說說的。」鄭幕山道：「不要談這個問題了。今天這堂是作文。我們還是作文吧。」學生們是喜歡作文又不喜歡作文。她們是喜歡自己出題或是教員所出的題正和她們的心意，如果教員出些不合她們心意的題目，她們便搖頭說不好作。她們都喜歡什麼「一個月夜」，「一個她的悲哀」，這些題目。要不然就喜歡作些尺牘的體裁的文章，對一個知己訴訴苦和自己的衷腸。鄭幕山知道她們的脾氣，他爲發揮她們的天才起見，所以總迎着她們的心理去出題目，於是學生們便全喜歡上他的課。他常對學生說：「中學生作文，最好是多作抒情文，和記述文，譬如什麼日記啦，遊記啦，尺牘啦，這些類學生喜歡作，也好作，也作得好。這種題目以發揮學生的天才，如果出些論說題，譬如秦始皇論，燕趙水利論，愛國說，等等的題目，學生看了就頭疼，因爲她們的智慧和見解，全不十分健全，論，自然論不到家，即或論到家也都是人家已經說過的，這種作文有什麼好處？於學生一點進益沒有，

有時學生反視爲畏途，怕作文章，作出文章都是抄襲，弄成習慣，不會發揮自己的思想，反而把腦筋弄得滯了。要是作些抒情的，記述的，學生便感不到這種困難，除了發揮她們的思想外，還可以有餘力顧到修辭。本來作文章就是爲發表自己的意見叫別人都知道，中學生有時詞句還弄不妥當，如何談到意見？即或有意見，也被那不美麗的詞句累贅，而使人沒興味去看了。不過學生發表情感，容易走成千篇一律。譬如「月夜」這個題目，學生看了，便先寫出呼呼的西北風颳着，然後說如何寒凉，如何牆根有個乞丐，要不然說拉車的沒拉着錢，妻子在家裏哭着等飯吃。這類思想。原是很好，不過一成爲機械的就沒有意思了。人類本來都對於弱小有同情心，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，所以學生作文章。往往發牢騷時候多，因爲這樣所以一寫出來便是悲觀的，不是悲哀人家就是悲哀自己。不管自己環境是怎樣好，也是發些牢騷，不滿意於現環境。可是這樣不算壞處，只看教員如何領導她們。他說了很多，學生聽着全都很滿意，有的學生道：「鄭先生教我寫小說吧！」鄭慕山道：「寫小說不是學生的，如果光在作文堂上追點工夫講小說作法，那是一點用處也沒有。市上賣的小說作法等書，也是沒有用處。最好你們時常看一些小說，看得多了，自然就會寫。」有個學生道：「王淑瓊一定寫得好，鄭先生一定喜歡教給她。」原來王淑瓊在她們這一班裏，是最美麗的一個學生，她喜歡文學的，平常各位先生對她是很不錯的，因爲她不但美麗，並且性情也很柔和，眞奇怪，男人的聰明，胆力，都建築在金錢上，女人的聰明，驕傲都建築在美貌上，學生面貌

好的，全得先生喜歡，什麼功課都會得的分數多。譬如都有過錯，那麼對於好看的學生却不好意過分責罰，美總會引起人家的憐來。其實醜的一樣是肉長的，她的心一樣是薄脆，爲什麼先生們總要給她們過分難堪呢？學生受慣了這樣待遇，所以往往不平，因不平而嫉妬，由嫉妬而嘲諷了。鄭慕山對於學生，向來一視大公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事實總不會平衡的。譬如學生們，性情不一樣，趣味不同，喜歡的功課便有區別，喜歡唱歌的總是喜歡唱歌的教員，喜歡運動的學生，便喜歡運動的教員，喜歡文學的便喜歡國文教員。教員也是如此，教國文的一見好運動的學生便皺眉頭。教體育的一見抱着書本不撒手的便嫌她們太不自强了。因此世界上不平的事乃不斷的演着。同學們因爲王淑瓊喜歡文學，便以爲鄭慕山一定愛她，所以有時不免當着鄭慕山便說王淑瓊，當着王淑瓊說鄭慕山，其實雙方並沒有什麼心意，但往往而反造成他們的戀愛。鄭慕山總是躲避着她們說話，他沒有和女人戀愛過，所之他老怕別人把一個不相干的女人，和自己一塊兒相提並論，要不然硬給造出一個什麼關係來。所以別人提到別的女人時，他便臉紅，或是不好意思起來，因而別人也更喜歡拿這些話來打趣他。鄭慕山道：「我們上我們的課吧。不要瞎說了！」於是便講起書來。學生有一樣毛病，上堂不大喜歡聽講，下課却喜歡跑到教員的屋裏談閑話兒。她們說：「鄭先生搬到學校來好嗎？」鄭慕山道：「搬學校裏太亂，我現在只是圖清靜。」學生道：「那多悶得慌呢？」又有的學生道：「你不知道鄭先生快訂婚了，所以單獨住起來。」大家笑了，笑得鄭慕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